

发现自己，勇敢地成为自己，就
是一个人生中最了不起的成就

侯文咏 我的天才梦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我的天才梦

侯文咏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天才梦/侯文咏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1
ISBN 978-7-5133-0393-4

I. ①我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9368号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11-5850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, 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我的天才梦

侯文咏 著

责任编辑 侯晓琼 党敏博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韩笑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7.25

字数 110千字

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0393-4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第一章
35	第二章
69	第三章
101	第四章
129	第五章
169	第六章
205	第七章



第一章

“这个小孩子将来大好大坏，要么前途无量，要么被枪毙都有可能。”老师语气深长地表示。我已经不记得我为什么会前途无量的理由了。我可能被枪毙的理由有好几个，其中我记得住的一个是：“他会写文章。”

最初，我的生活的范围仅限于我们家，及家里门口的那条巷子。那时候，我才会讲话没多久，总是喜欢在巷子里面玩，最令我兴奋的事情莫过于有陌生人跟我问路了。

我会得意地告诉陌生人直走到巷底，转弯后可以看到小溪，小溪上面有座桥，过了桥之后有戏院，还有杂货店，沿着路走了几步之后，第一个岔路左转，之后再往右转……记忆中曾有两三次这样的事情。老实说，我们家每次都从另一头巷口出入，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巷底转弯后的世界。可是只要有陌生人问路，我就乐意免费奉送一个我编织出的世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不出一分钟，陌生人走到巷底转个弯，我

的骗局就被揭穿了。

对我来说，如果看不到，那就想象一个，似乎是那么天经地义的事。那时候，我活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，还没有见识过文字的魅力。

可是我很怀疑，早在不认识字之前，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了。

2

有一次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，父亲指着广告牌上“郑佩佩”三个字，告诉我说：“你只要看到广告牌上有这三个字，回家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去看电影。”

于是我开始认识字了。

郑佩佩是当时胡金铨导演一系列武侠片的当家女主角，总是一副侠女的装扮，在电影里面行侠仗义。每天从幼儿园放学回家，经过戏院，我抬头看着电影广告牌，寻找“郑佩佩”这三个字。“佩”字的右边宽宽大大的，像是个穿着长袍的

女侠士才从屋檐上翩然飞下来；左边的人字部首，自然就是侠女手上的长剑。那时候，光是看到字的样子就觉得非常兴奋。猜想着，“侠”一定也是个剑客，“客”头上戴着武林高手那种斗笠。回去问爸爸，竟然猜对了。

我大受鼓舞，就这样在电影广告牌中，悬疑地学着认识字。到了进小学的时候，我比同年龄的小朋友，认得更多的字。这当然不是坏事。唯一值得担忧的是，我的文字世界一开始就受到了武侠电影的扭曲，总觉得它们是独臂刀法、飞檐走壁之类的神奇法力。

那时候零食里面的兑奖券通常写着“铭谢惠顾”。但如果幸运地出现了“再送一包”四个字，就可以去兑换零食。我看到这种事，立刻认定一定是那四个字的魔力。这种功夫我也学过，我依样画葫芦，用红笔写下“再送一包”四个字，并且郑重其事地在字上面作法，说服了我的小跟班去福利社兑换零食……

当然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小跟班换不到零食，从福利社回来时的表情。最好笑的是，我表示前次的发功少了一些元素，重新写了一张“再送一包”的条子，再施法一次。

我再三保证，说服他又跑了一趟福利社……

3

到了我会写作文的年龄，我的作文就常常被贴出来，或者被老师朗诵了。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老师朗诵的作文，是《我的志愿》。

那次我的志愿是要做“侯氏企业”的企业家，坐着直升机去上班。也许是受了小时候电视剧的影响，剧中有才华的男主角和美丽动人的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每次都被女主角的董事长爸爸反对。我们全家的人都同情那个年轻有为的男主角，想象自己是那个楚楚可人的女主角。只有我，独钟那个可以左右全局的爸爸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要那个企业家董事长有一点高兴或者是放水，今天的连续剧就有了一线希望。要不然，大家都得陪着男女主角哭哭啼啼。

我爱死了那个爸爸，他实在是太威风了。

老师朗诵完那篇作文之后，替我投稿到一家纸厂的内部通讯，当时班上同学的家长大部分是那家纸厂的员工。隔一个礼拜后的某一个下午，稿子刊登了出来，老师当着同学的面交给我五元的稿费。那是一张小小的纸条，写着“五元”的钢笔字，盖上福利社的戳章，活像庙里的签条。比签条更灵光的是，它许应了福利社里面所有的好吃、好玩的东西，只要它们总值不超过五块钱。

紧接着的下课，全班的男生就在福利社举行狂欢派对了。那十分钟的下课时间，没有人要去打球、撞来撞去，或者谁被谁打哭了要去报告老师……十几个男生和谐地在福利社吃着零食……每个人都带着感激的表情看着我，我得意极了。

甚至五块钱都没有花完，轮值福利社的老师在上课前找给我一个五毛钱硬币。整堂课，我兴奋地摸着那个黄澄澄的五毛钱硬币，无心上课。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实地拥有过一个可以支配的硬币，我心里想，待会下课，非得去做一件厉害的事情不行。

一下课，我立刻跑到学校后门外的小店。那家小店卖各

各式各样学校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，其中最迷人的是冰箱里面的棒冰。根据有关部门的说法，棒冰会带来传染病。因此，学校理所当然地禁止同学在那里买棒冰。

我咬着手指头，有点犹豫。小店的老板看出了我的迟疑，告诉我：

“要不然你抽纸签就好了，不要买棒冰，一样有机会得到棒冰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学校规定不能买棒冰，又没有说不能抽签。”老板进一步怂恿我。

“可是万一抽中了，得到许多棒冰，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又不是故意的。万一中奖，只能算是命运的安排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装出勉强同意的表情，心里早已经是一千个、一万个愿意。

没多久，我的纸签抽中了六支棒冰。我有点惊慌失措，和老板情商，把棒冰以每支五毛钱的价格再换成三十支纸签……等到了上课钟声响起时，幸运之神一共为我带来了十八根棒冰……事情已经变得完全无法收拾了，老板脸色一

阵青一阵白，一股脑要把十几支棒冰统统塞给我。

“不行，我吃不完……”

“这是今天的棒冰，你一定要带走，我可没办法为你准备这么多棒冰随时在冰箱里等着……”

我无可奈何，赶紧冲回教室去把那一票还在吃着零食的男生全都叫了出来，请他们帮忙把棒冰带回教室，一个人至少照顾一到两支棒冰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棒冰吃完。

我很快明白，棒冰最大的灾难不是传染病，而是它会滴水。老师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着，全班十几个男生，不时低下头去舔一下桌子底下、最危险的那一根棒冰。我就眼睁睁、活生生地看到一滴一滴的水从课桌底下滴了下来，下起雨似的。

最先出事的是坐在我左边那个胖子。

“上课还吃棒冰，给我站起来。”

老师本来只是对着胖子生气地说着，没想到，她才说完，全班的男生都站了起来，差点没把老师给吓昏……

那次事件之后，我的作品依然被贴到墙壁，也受到推荐，不过学校改变了一些做法。现在只愿意发给我作业簿、铅笔这类无聊的东西当做稿费。

我说服了爸爸，资助我邮资，开始向外投稿。我写了几篇自认为好笑的故事，参加了几次儿童报纸的征文比赛，都没有入选。后来我见风转舵，决定进攻“校园风波”那个专栏。

“校园风波”是一个类似班上发生了什么笑话的报导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的稿件终于被刊登在“校园风波”里面了。报社寄来了稿费，我本来以为我又可以到学校福利社去挥霍了，很可惜报社只寄来十元邮票的稿费。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之前的记录被报社知道了。

莫泊桑说过，如果小说的场景安排了一支枪，那支枪就应该被发射。我的生活也是。我认得的人多半住在附近，平

白无故多出了那么多邮票，但根本没有那么多可以写信的对象。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，我只好利用那些邮票继续投稿。就像如果我有一支枪，下场一定是拿着它到处射击一样。

偏偏一个平静的小校园，难得有什么风波。为了开展宏图大业，我只好开始编故事。我必须设计让小狗跑到我们班上来，或者有时候让蜜蜂蜇伤了令人讨厌的老师，再不然就是校长跌倒了，下巴上打石膏。一时之间，全世界最有趣的风波都发生在我们的校园里。透过我的想象，我们的校园也变成了像侏罗纪公园那样，随时可能发生灾难的地方。

我的“校园风波”愈写愈多，被录用的稿子愈来愈多，结果我的邮票也就愈来愈多。我像马尔克斯笔下小说《百年孤独》里面晚年打造金鱼的布恩迪亚上校一样，人家用两倍的金子换他的金鱼，他只好收下两倍的黄金，接着打造两条金鱼，又被双倍的黄金收买，只好再打造四条金鱼，然后是八条、十六条……边际效应的结果，稿子刊出来的快乐愈来愈短暂，累积愈来愈多的邮票却让我长期困扰。我像做了什么坏事一样，怕老师看到报纸上的“校园风波”，我心想，她一定大叫：

“天哪！你公然说谎，还写到报纸上去了！”

有一天，老师交给我一封从台北报社寄来的限时挂号信，我一看到是制式报社编辑部的信封，封口显然被撕开过，心想完蛋了，我终于被揭发了。

我战战兢兢接过那封信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编辑写来称赞我的信，要我再接再厉，努力创作。

“你到底写了什么好作品？大家都想看看呢！明天带来给大家一起分享吧。”老师很高兴，觉得与有荣焉。

我抬头看看她，怎么能让她看看我的“好”作品呢？上个礼拜她才在“校园风波”里面被蜜蜂叮到，肿了一个大包。

接连几天，我都“不小心”忘了把被刊登的文章带来。老师终于不耐烦了，主动说：

“我记得学校也有这份报纸，不晓得工友有没有把报纸收走？我去找看看。”

天哪！这还得了！我不得不找借口潜入老师的办公室，找出过期的报纸，把报纸上有我文章的“校园风波”部分，一块一块撕毁。

唉，过了很久以后回想起我的母校，实在是一个普通又

平静的公立小学。校园如果发生过什么风波的话，大概就是我所做的那些蠢事了。

5

过了没多久，我开始办起地下刊物来了。

刊物的名称叫做《儿童天地》。第一期的《儿童天地》三十二开，三十二页单光纸版，我从主编、采访、撰稿，到印刷装订全部一手包办。我的印刷方式采复写纸印刷。一次复写五张单光纸，由于印量二十五本，因此每页要复写五次。这是一本厚达三十二页的杂志，换句话说，我一个人关在家里，用最原始的人力，一共印刷了一百六十次。

《儿童天地》创刊号终于正式发行了，一本销售一元。因为没有得到级任老师的正式允许，《儿童天地》只能以非正式的形式偷偷地销售。拜我过去常常请客之赐，创刊号不但销售一空，还有同学响应征稿。统计盈亏的结果，发现竟然赚了两元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文化事业有利可图，感动之